



戰國策正解

七

リ 8
211
7



伴
211
7

戰國策正解卷八

橫田惟孝著

韓

康子 凡一章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劉淵林吳

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

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

厚重固謂險隘也動震也言以一里險隘而震千里之權勢者賴地利也以寡破衆者乘敵之不意以伐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後形圖載



其無備也。蓋言以成阜地利而伐鄭人無備則必勝矣。故曰必取鄭矣。

王曰善。果取成

臯。鮑彪曰：諸稱王，皆非當時語。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大疑

訛矣

考異

高本連後成午從趙來章一。本一里作百里萬人作千人。

烈侯

凡一章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除相害之相章。內皆息亮反。

林西仲曰：一恃貴，一矜寵，不相下故。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

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

政正通，朝直遙反，解音蟹。

○林西仲曰：計之使不得安其位，辱之使無顏，立於朝，二句所以相害者。愚謂以救解謂以二人救之，故得

也。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

林西仲曰：恐君罪其拔劍於朝。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

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

君關

長曰：陰謂令政不知其所以交之也。其所厚亦令不可知。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

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

薄迫各反。

○林西仲曰：交曰為役，謙詞也。愚謂薄迫也。言得交之日淺，難事今迫，奚敢有請。關君長曰：雖欲有所用

政，難即言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

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

之賜。養羊尚及下同，供九用反。○仲子，遂字也。脆，小爽物易斷也。嚴仲子辟人，因

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

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辟音關。為聶之為于偽。反。下為知為我同。語魚

據反。辟猶屏也。言有仇漸示意也。夫人。聶政曰。臣指政母也。韋昭曰。古者尊大嫗為夫人。

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

身未敢以許久也。遂漸示意故。政言如之。嚴仲子固讓。聶政竟

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卒子律反。○林西仲曰。始終以

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絕望於政矣。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

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

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

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

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

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騎奇寄反。下同。鮮仙善反。夫音扶。下同。睚五懈

反。眦士懈反。要一遙反。○關君長曰。此政獨處。似不可言。臣二臣字疑作政。賢者猶貴人。指仲子也。窮巷僻邑之人。政自指也。言仲子親信

於己。愚謂睚眦。瞋目貌。濮陽衛地。見嚴仲子曰。前日

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

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

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

後

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刺七亦反下同。就成也。益多也。政曰。韓與衛中間不

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

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

仗劍至韓。衛即濮陽也。得失猶可。辭別也。仗持也。韓適有東孟之會。

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

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

之莫知誰子。上時掌反。中丁仲反。呼火故反。數色主。疾者冀其救也。皮反。暴步木反。縣音玄。東孟地名。抱哀

面去面之皮也。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

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

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

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

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

政也。亦自殺於屍下。賁音奔。林西仲曰。賢指其勇。變身滅人之名。非政平日自命

本意愚謂矜自持也。軼過也。孟賁夏育成荆皆古之勇士也。晉楚齊衛聞之曰。非

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

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列烈通施。以致反。

菹、淹菜、醢、肉醬也。
言下割之如此

考異

坊本問下有之字，具酒下有自字，夫人作丈人，一本作大人，史記與此同，坊本以交作以反，驪作謹，井者間有屠字，徒幸而作幸以二字，母在下有前字，待之下有者字，淺下無鮮字，雖作義高本曰前下無日字，無而死二字，坊本無為誰二字，高本無請得從事焉五字，韓相下無韓字，坊本族盛下有居多居處三字，兵衛下有甚字，與衛下有相去二字，而衛下有侍字，直入下無上字，階下有殺字，哀並作烈，所殺間有擊字，自屠出腸，作屠腸二字，高本無暴字，坊本知誰下無子字，高本無字，無曰吾之吾字，坊本育下無而字，非獨下有聶字，姊者下無亦字，菹醢作醢醢。

昭侯

凡四章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韓子無來字此

恐衍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
中丁仲反。惟亦思也。乃微謂趙卓韓黽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
夫音扶。盡津忍反。豈密也可。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說音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
從才用反。謂當作以言下聽。其請非所以學於申子者也。

所學即下文循功勞視次第是也

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

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

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亡音無○亡其猶無也求此謂請社也申

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

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考異

劉本無謂字坊本下之謁作之請一本聽並作從謁作請亡其作專為其人作聖人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跣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

山棠谿墨陽合膊劉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鏖鐵幕革扶咬芮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

百不足言也。為于偽反下為大同從子容反說始銳亦反大音太斷音短被皮寄反○倣真訓谿子之弩注云谿蠻夷也以拓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徐廣曰韓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愚謂跣踏也

不暇止言發矢之疾績而不絕掩謂矢中心上如掩吳師道曰脩務訓注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索隱云劉國有工鑄劍因名劉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劉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膊未詳愚謂皆蒙出文

戰國策上角 卷八 後周園鼎

則大阿合膊亦地或人名有櫓鞮鞮胃也徐乎遠曰鐵幕障面也兵師道曰按詩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圍體拾以及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挾即決也索隱云咬與敵同謂捕也為謂繫捕之紛綬也咬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夫以韓字皆通借愚謂以上言地險固兵勁利也

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

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夫音扶下同藩音蕃此言事

秦之耻也大王事秦秦必求空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

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

受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關君長曰逆若逆戰之逆言自己致之也臣聞鄙語曰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後尻也言雞口雖小而在上而貴牛後雖大而在下

而賤也此亦言事秦之耻也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

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

敬奉社稷以從

考異 高本趙作楚盧本常阪作長阪高本坊本跽作超錢本作帖今從劉本合膊高本作合伯

膊坊本無膊字今從曾本史記膊作膊

宣惠王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後影圖

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

簡公齊簡公也。今王亡。蓋亡於秦也。

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

國必危矣。

樹臣使反。藉在夜反。○關君長曰。多力即有力。謂富強之家。藉外權。言外交諸侯。以

假中其權。擅其主。言自擅威權。以脅其主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相息亮反。令力呈反。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

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

馳走退也。謂韓使陘人走退南陽而不敵秦。蓋示服也。秦已馳。謂秦已使韓人走退也。

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佞。故馳交

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

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

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

固私府也。竊為王不取也。

為于偽反。○言攻韓得三川而絕其交。不可求千金。

是使下韓固私府而不費也。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

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

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

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

關君長曰賂地於秦一也。和秦伐楚二也。楚

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

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

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

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

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

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

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

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

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恐兵勇反并音併鄉許亮反為之之

為于偽反選息戀反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信

臣使臣也古人謂使為信下襄王策信公孫郝於齊

是也楊慎曰晉人以信為使者未之考耳又按淮陰

傳信臣謂可信任之臣過秦論信臣謂忠信之臣與

此不同為不為能之為若也鴈行猶顏行管子輕重

甲篇士爭前戰為顏行史嚴助傳越人蒙死微幸以

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通作鴈楚王大說乃倣四

見通雅與禮記兄齒鴈行自別也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

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

將以楚殉韓

說音悅下同○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止

行也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

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

也

戰國策正解

卷八

九

後形圖載

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夫音扶。輕絕之。輕遣政反。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此要終言之也。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

考異

坊本必伐下無矣字無也縱二字韓必作韓之困秦作因秦下多其車重其幣作多車幣三字一本肆意作肆志高本坊本並困我作告我今從一本劉本伐矣作伐也坊本楚楚下無因字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陽佯同。不實也。公仲好內。率曰

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呼好

報反。施始。鼓反。行下孟反。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

己矣。正言不諱也。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

之。

考異

一本本陽作場

襄王

凡三十一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為于偽反。下為大為。

敵同說始銳反厭音饜○此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

三十萬而厠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

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塞先代反見賢遍反○厠徒見魏策負養謂下負擔以給養公家

者為若也微亦塞也取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摯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

勝數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跣音徒俱勝音升數色主反○擊猛也曲禮擊獸在前跣跣也

跣或作蹠見類篇科頭不著兜鍪也貫頤奮戟言貫頤而猶奮戟以戰關君長曰探前跌後非謂疾走也

按淮南子有疏有跌跌訓蹠乃踏也馬走不探前足蓋言駿馬立地善探前踏後而欲走也蹄間三尋此謂馬走勢疾也言前後蹄間三尋騰躍山東之卒被

而走也愚謂此言秦兵馬多而勇駿也

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

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

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被皮寄反除怯夫之夫餘皆音扶賁音奔○徒空手也裨裸也

秦策頭足徒裼犯白刃無幸謂無幸免也此言秦之與山東強弱不敵也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

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

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從子容反此毗

志反○註亦誤也此言從之害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己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福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斷音短塞先北反○上地上游之地鴻臺桑林韓臺苑之名此言不事秦之害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說音悅使

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藩音蕃

考異

坊本擊作驚跌作蹶一本三尋作二尋高本無騰者二字坊本無騰字今從曾本一本不事秦作不成秦坊本順楚作順趙攻楚下無為字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

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使所吏反下使臣同○日

儀之曰猶謂也太宰楚官也使楚留儀者以其間圖儀也蓋彊為韓計也故因西請秦王

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請疑

謂訛致猶還也上庸楚地秦嘗取之謁秦之秦疑當作大鮑彪曰彊偽為楚使自此於秦秦王怒

張儀走秦王怒其專制張儀畏誅而走也

考異

高本因西作因而坊本謁下無秦王二字

宜陽之役。揚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秦策印作抑。是也。餘已見。

考異

坊本連作佞。印作市。錢本劉本作印。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

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

質音致。蘭離石祁地名。以質許地言。得趙質于而許與

之地。韓趙合則樓緩欲以趙策。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

寡必敗矣。

魏合韓趙。則樓寡為魏欲下合秦。韓趙為一。楚外齊之事。必敗矣。事見魏策。韓趙為一。

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

倍音佩。韓得趙魏。則甘茂攻宜陽之事。必敗矣。言不能

也。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

敗必邁反。翟強為魏欲合齊秦外

楚者。事亦見魏策。言以成陽封翟強資之。則必勉為之矣。楚惡魏合齊秦。而必敗之。則合齊秦外楚之事。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此疑錯誤。誤。當秦必敗。宜陽必不拔矣。須則之訛也。樓寡翟強皆為魏欲合齊楚於秦。而今魏倍秦。則秦合於齊楚之事。必敗矣。魏倍秦。合韓趙則宜陽必不拔矣。

考異

坊本連下章。兵作地。高本無韓趙。為一之趙字。坊本敗之作敗矣。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

向舒亮反。下同。復扶又。按史記甘茂傳。秦

技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也。禽走獸。總名。言逐獸困急。猶能奔觸傾。

蘇代

禽走獸

覆車自以為必可以封言公仲自以為秦必可封已也解中桂陽皆秦地名小令尹楚官名也私徒家衆也也所謂禽困覆車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

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為于偽反下為韓同○當

猶敵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

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

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

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

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

是自為貴也斷丁亂反○復白也不得親於事言不

得其親斷國事也彼指郝茂也黨於韓魏

是其所以失之也自為貴言黨於楚而必以為無變非所以貴而獨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

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謀其變謂謀楚多變也

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

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韓先後委國於

郝茂而不因壽是壽之所怨故曰公之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疑反

當作及言許歸武遂之地及宜陽之俘民也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

可得已鮑彪曰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

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

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後周圖藏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

楚以攻韓此利於秦解音蟹走則候反○穎川本韓地而楚有之故曰寄地過尤之

也、政史記作收此恐誤、關君長曰、過楚、謂與王謀楚變也、收韓、謂善韓以備楚也、收韓、則楚不能爭強、故

曰、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

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善事者謂不獨

秦利而亦為壽善也、取齊之取猶收也、言欲以魏韓合齊於秦也、拔宜陽者甘茂而為壽力者蓋韓人怨

於秦則宜陽無虞也、誅責也、齊魏合而不和於秦以之為罪責之也、無事無所事也、

考異坊本章首韓作為一本闕作關坊本吾合作台令備楚作待楚高本是公間有以字茂無

間有之字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

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誣之秦之強首之

者珉為疾矣為韓之為于偽反下為諸相為同○關君長曰首疑作資此下必有缺文愚謂

為使也、珉為疾、謂使珉疾也、趙孝成王策、葦之軸令折矣、蓋公仲欲合秦而珉議不必合秦、故客云彼公仲以秦勢能誣珉而秦之

強資之、珉乃可使疾苦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

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

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

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關君長曰此五十九字、羣臣前後不續似他章錯出

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比毗志反○關君長曰大臣私

助諸侯而輕己國故羣臣此周大臣以敵其上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

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

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

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

明一也從才用反○關君長曰王位正謂王躬臨政也從臣謂侍從臣與近臣互言也事謂交通

輻湊以車輻聚轂喻貴賤相聚以事其上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

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

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關君長曰郝欲以韓取齊者不

可謂疾也疾疑作收為大之為恐衍言不賞郝收二國則人臣不敢私交諸侯而輕中己國矣愚謂齊韓因

郝而秦不受是禁羣臣外交也則諸侯不敢公孫郝

因羣臣以為能交於秦矣外諸侯內羣臣也公孫郝

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

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

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陳陣同辟音避幾音機○吳師道曰四疑當作而愚

謂韓陳謂宜陽之役也我指韓也關君長曰茂黨魏又約和楚趙而反敬魏講三國於韓蓋說茂私交諸

侯也其攻宜陽固王之所欲猶檢校之蓋猜其敬魏而且攻宜陽又嫌其外交也吳寬曰數稱其明以堅

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

而無自左右也關君長曰言願令公仲以國待於王之所命而無由左右侍從臣也

考異坊本之秦間有以字高本垣作垣坊本及魏作反魏劉本成作戊臣矣作臣也坊本湊作

且構高本以國作國以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

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聽國言汎聽於眾也實言有實者是也聽諺言於市者謂聽市井賤俗之言也所謂聽國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

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

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

立於秦也難乃且反復扶又反○中立謂不橫亦不從也兵字及勸止之勸字恐行言求中立

而不得因以郝欲以韓取齊善郝以勸齊合於秦以

茂欲以魏取齊難茂以止魏合於秦是韓合齊秦而

外魏也故楚趙怒公仲曰奈何問所以求對曰秦王其橫而離仲也

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

為公言為公之為于偽反下為公為韓同○言因二人以求中立必不可得公何不

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行願人姓名言令下客

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

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

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

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

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

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

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令力是反下同○關君長曰韓

歸地謂歸其所取於齊之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

戰國策正解

不為魏攻齊而秦王言韓攻齊救魏以勁魏愚王欲謂齊怒魏不合於己魏恃有韓救故不能相聽

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

齊此武王之願也欲者欲如此也即取南陽易穀川收齊趙攻荆信使也說見上宜惠王策取南陽以與

穀川故曰易也蓋二地易有便於秦者也惠王武王皆秦先王也却齊謂臣以為令韓中立以攻齊最秦

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

謁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大音秦

關君長曰大急言事之大急不可失也薄言茂與公仲交薄而不敢謁王也是二人不為國計率如此故曰王之患也

考異 高本連韓公仲相章坊本勸齊之勸作歡故

劉本高本攻齊作勁齊坊本謁下無也字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數色角反○關君長曰錮塞也言諸侯不

受公仲交通與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關君長曰言錮樂盈不同

從楚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為于

覆也反反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

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

也仗倚也無所入言無所交通也按莊子尾生與女于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關君長曰為

尾生謂信也言方今公仲有信不

如前日反覆是楚可以受之也

考異 高本無謂字朋作明通

篇皆同一本仗作伏

後形圖載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武遂。韓地。而秦取之。揚舉也。謂取之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

為公求武遂於秦。令力呈反。恐丘勇反。為于偽反。下同。○上人公叔之人也。下人。楚王

也。之入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

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

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

楚也。使所吏反。乘繩證反。

考異坊本之。主作之。王。毋作。無。高本。限作恨。德作得。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覆矣。塞。先北反。下同。○陽侯。大波名也。今公自以為

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

之察也。關君長曰。辨猶說也。言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考異高本無。為字。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令力呈反。下同。使所吏反。下同。○吳

師道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

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

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交。言其相善也。語。見昭公十九年左。傳。周者最之宗國也。故患怨及周君。史舍曰。公行

矣。請令公叔必重公。舍蓋與。最同行。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

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

來以為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強其兩反。公為于偽反。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復扶又反。禮陳以禮陳說。不急也。禮陳而緩。應徐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視之必疾。應疾視。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考異 坊本令我令周之令並作令。臣之作使。臣之。一本作來。臣之一本犬猛作大猛。諸本其視。

作其使。今從纂。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蓋時韓事怒其事秦。而求地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形猶勢也。恐楚之怒。故其勢不可不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為于以為為楚計。故云爾。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相息亮反。下同。今韓上疑。脫下謂則不能獨立。朝以計國事。其勢必善楚。特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韓珉蓋父兄無眾者。此唐客設楚王答已之辭。以問

公仲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惡烏路反○言珉既無象又為父兄所惡也。不能獨立必以國委楚而自保也。此亦唐客之言也。公仲說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說音悅○士疑當作事音之誤也言公仲說唐客之言令之親事大臣而使主二國之事也。

考異 一本毋作每高本勢必下有字坊本土作任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茂拔宜陽故仲仇之其後

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茂請秦王歸武遂於韓故秦王疑之解解說怨也固字恐衍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為于偽反○鮑彪曰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說音悅○疾與茂不善故也

考異 坊本上秦王下有昭字疑注文高本上聊作赫

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

疑公叔。向許丈反令力呈反下同○秦疑公叔必伐韓也鄭疆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鮑彪曰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愚謂始公叔欲伐楚以害幾瑟故質子在楚而秦王不疑焉今已令楚

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

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乘繩證反處昌呂反為于偽反○轉猶反

也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章錯簡言叔始以幾瑟之存焉言伐楚是以秦王信叔今楚聽叔厚待幾瑟

且令與叔善者，反而與幾瑟處，疆以之告秦，則秦王必疑公叔為楚，其伐韓不待請矣。

考異

坊本載八百金，作以金八百入秦，下無請字，覺作角章未無也字。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

為于偽反，爭音諍。

公叔將出亡也。

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

以後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

輕公謂韓公叔。

夫韓

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

夫音扶，上下

上下流之地也。

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

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惡烏路反。

考異

坊本後作復，錢劉本同，坊本無魏地之地字。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

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

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

為公之為于偽反，乘繩證及，令力呈反，質音致。

秦之取猶收也，謂與秦合三川之言，三川人之言也。我三川也，不可解，言韓王恐秦取三川而欲以易於

楚之心，不可解說也。公仲謂秦王止于此，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子蓋

不善太子者，故出之以德太子。

考異

一本仲作叔，矣作也，因以作固以。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

之國矣。

襄陵之役未詳。

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

夫音扶，咎

音鼻。○置，棄置也。公子幾瑟質於楚，楚欲納之，魏欲立公子咎，故楚以兵臨魏也。

公何不令

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

以母戰令力呈反說始銳反為于偽反○韓起兵臨魏如拒魏立咎然昭陽以是為辭母戰是公

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與魏戰也無於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咎得子陽得母戰梁得免兵故皆德公叔矣

考異 坊本楚魏作楚趙高本咎作高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使所吏反○關君長曰馮君恐秦留已以下客教陽向之

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

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向許文反說始銳反○鮑彪曰韓之嫉馮者以

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關君長曰漢劉向傳曰呂祿呂產席太后之寵顏師占云

考異 錢劉曾本並韓臣作韓辰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專國事也鄭疆為楚王使於韓矯

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為于偽反下同使所吏反○矯

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

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

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

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索所白反○楚下疑脫王字關

席因也廣疑作席此言馮君歸因秦王之寵太子蓋咎也言馮君因秦爭立幾瑟幾瑟立為太子則王澤而被是秦之利而害於韓矣

託也世子幾瑟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

言疆託楚王之命以地與幾瑟而助之與公叔爭國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後影圖

君長曰臣曰之曰舊作臣傳寫誤作曰臣以為也愚謂魏急韓者魏善公叔故急攻之也懸命於楚謂因楚懸繫國命也至謂幾瑟不死必至楚也楚王曰善乃弗罪楚懷王策可并考

考異

高本命作合一本人以作人必坊本何新下無城字走作幸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中庶子官名齊助公叔故及其師未入擊之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中國猶中心中谷謂國中對也言各有黨故國中分裂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關君長曰恐行足字太子不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考異

高本中下無國字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善幾瑟也今楚欲善齊

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令力呈反為于偽反言韓人有下陰厚幾瑟者公叔不可不備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太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恐丘勇反太子謂咎也

考異

坊本瑟也之也作或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幾瑟死則太子

定也。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為謂之為于偽

反。○幾瑟主秦楚而見殺，則二國無韓之好，必以立伯嬰為事。伯嬰得二國，則其為亂亦如幾瑟也。公

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

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

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

此便於公。恐丘勇及塞先北反。○保於公言恐幾瑟必恃公叔而自保持，其指幾瑟也。塞謂使

不得立為太子也。

考異

坊本勿殺作弗殺，高本恐必下無陰字。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

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

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內音納為韓之

為于偽及質音致下同。○新城君秦太后弟羊戎也，不敢東言不合齊也。公又令秦求質

子於楚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

必重公矣。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怨結於韓言秦怨

愚謂盼根視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

以國事公矣。

考異

一本怨作恐，高本盼作盼。

胡行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

離力智反，咎音鼻，為于偽反。○上太子謂幾瑟也。韓若聽魏立咎，則楚必怨韓而交絕矣。是為離楚韓而

計故曰：試。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

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

於魏而德王矣。令力呈反，質音致。○既令魏王請太子，因令謂楚王也。

考異

高本王何之王作公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按上章曰：抱虛質此而之也。謂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

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

縣邑。相息亮反。○或謂羊戎也。相助也。鄭即韓也。邑疑已訛。公不如令秦王賀

伯嬰之立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伯嬰未立，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

王業也。王于况反。○關君長曰：後至於秦則三國伐之，故先亡。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向許丈

鼻。○徐乎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人，故說韓咎奉幾瑟也。今楚兵十餘萬在方

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

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

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令力呈反，將子匠反。

內音納。○雍氏，韓地。楚築都於其旁，韓恐其迫，故起兵以禁之。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後影圖

考異

坊本無鄭字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

令力呈反內音

納○伯嬰已為太子楚欲令韓廢伯嬰而立冷向謂

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

是太子反棄之向許丈反○關君長曰言伯嬰已為

韓反棄伯嬰矣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

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

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

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使者同

行戶郎反○鴈行見上揭疑當作竭字音之誤也

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

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

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

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

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

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盡津忍反夫音扶○關君長曰焉讀如乎言獨不可使秦

少有利乎愚謂與孟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

張翠稱病日行一縣關君長曰古百里為縣戰國張

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

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

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復扶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柄音丙，朝直遙反。○柄持也，抑屈也，屈首謂耻且懼也。言公仲嘗執持得秦師，故敢捍楚。今楚攻韓而秦不救，是秦無韓之好也。故公仲耻懼而不朝也。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考異

坊本秦謂下無秦字，日作也。高本支作疲，智作知。坊本於楚下無矣字。高本待伐作待我。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令力呈反，向許丈反，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乎之不音否。○言向於南鄭藍田，以入楚攻之，而後出兵於三川，以待公仲。使而救雍氏，昧既述秦王之言，而以意斷言，秦雖出兵，而其遲緩如此，殆不與楚合戰矣。按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吳師道以此為誤，是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故謀謂前日所謀，下文即是也。事見秦惠文王策。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鮑彪曰：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

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

以歸。

按秦策曰：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據之攻當作取而皮氏下必有闕文。

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

不急救雍氏是善楚也。

公恃秦

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

支也。

輕遣政反易以致反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不用言不為韓用也。

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

也。臣甚惡其事。

塞先北及惡烏路反。○乘楚乘勝於楚也。易貿易也。以救韓伐楚之勞而取三川猶貿易也。塞三川而守之。秦因韓疲弊而取之也。

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

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

收璽其故司馬貞以為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然收訓取言皆如不預韓事其實約攻韓也。

公仲恐

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恐丘勇反。○言善為國計而無恃秦善己之圖而無患張儀之故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以國合於齊楚者所謂先韓先身也。言公仲合於二國則秦必委任韓於公仲以解釋伐之。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外猶避也。言合於齊已。秦委國於公仲則其實猶不失秦之好也。

考異

坊本是與下無國字。高本陽作揚。坊本不勝楚下更有楚字。其言下無曰字。以公上有臣字。劉本去以。公之以字。

或謂韓公仲曰：夫孳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夫音扶。下同。○今秦

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適丁歷反。下同。○秦

魏之和韓與二國和也。適主也。言和成而公仲非主攝束兩國。則韓必為人所謀矣。若韓隨魏

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為于偽反。下

矣。當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

以完之。是公危矣。令力呈反。○完謂完其約。今公與安成君為秦

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安成韓人。按此一節疑錯簡。當移尊矣。下

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

是韓重而主尊矣。門戶喻兩國由之。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

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

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

主尊而身安矣。操七刀反。相息亮反。○契折而為二。左待合而已。右可以責取責德。言公

仲主制和為德於二國。今責其報也。公之事。言公仲宜有之事也。服亦事也。言上宜為諸侯。下亦當終身

為相也。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

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

也。塞先北反。○吳師道曰。齊當作秦。是矣。不得魏。謂

布有精粗。以喻秦魏有厚薄。可以擇其交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

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

無疑也。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茫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孿子之意。

考異

坊本利上有夫字得下無以字韓輕下無矣字將下無欲字貴作重之主作之王錢本布

作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復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離秦之離力智反長丁丈反。○散合謂從約之散合。合離之相續。言六國與秦一合一離相續不定。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直朝計是計也。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

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復也。難乃旦反。昔者周伐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關君長曰。言韓有周無計數而秦爭得韓之機會萬於欲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考異

坊本今天作令天一本韓與作韓以坊本梗作梗無計問有先字

釐王

凡十章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咎音臯。乘繩證反。○

以咎已入韓。不立其弟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

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咎疑當作若。字之誤也。言韓若立其弟。則因以

百金為戒。備賊。其弟也。關君長曰：咎既定位。則不立其弟。而必怨周。乃曰：此欲為賊。因來致之。以解說於韓。

考異

坊本以車作立車。乘下無重字。劉本因作曰。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

遣之。

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罷音疲。下同。為君之為。于偽反。○市丘君蓋韓附庸。而當時屬秦者。故策

在此。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

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

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

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

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

王卜交而市丘存。令力呈反。

考異

坊本市並作沛。之攻下無市丘二字。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皆秦邑。蘇代為韓

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
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為于偽
反說始

銳反恐丘勇反○以韓之強輔之魏地秦王曰吾固患韓
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從子容反○一從一
橫謂離合不定是所

以難知也言韓難知對曰天下固合韓可知矣今力
呈反
○韓下疑脫不字言韓欲合於秦韓固已攻宋矣其
而諸侯惡而離之故離合不定也

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乘
繩

證反○言韓雖離合不定而今已攻宋恐諸侯罪已
必事秦以萬乘自輔若不事秦則雖得宋地不能自
安矣是所以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

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

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

合者離力智反○軾車前橫
木鞅駕馬具在曾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

愚也關君長曰晉楚欲離秦韓之交是智也秦怒韓
之攻宋兩國自絕好是愚也愚按此與孟子何

哉君所為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同字法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言圖入與為入所伺利
害明白可以決絕韓與

考異 高本所甚作甚所代作秦知矣作
知也固作故坊本其西下無面字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

將安出矣事謂攻代也計將安出言
與秦乎與魏乎將中立乎秦之欲伐韓以

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此與秦之害也。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病之以固交。謂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也。為秦用。謂梁必與秦伐韓。此中立之害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重使之使所吏及復抄。又及。此與魏之利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

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并音併。王于况反。行下孟反。令力呈反。從子容反。言秦貪暴不可與。惟從親可以免也。

考異 坊本絳作降。病作痛。錢劉本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
 言之。忠臣也。見賢通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信音伸。夫音扶。下除大夫。餘皆同。朝直遙反。○
關君長曰。敵對。侔均。謂等夷也。靡無也。言魏王。怙韓尊之。以驕於諸侯也。今之韓弱於始
 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
 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
 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關君
有梁君之心。言秦欲韓尊己之心。與梁君同。為不之為恐行。昔者秦穆公一勝於
 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
 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秦晉戰於韓原。見左氏傳十五年傳。晉楚

戰於城濮。見僖二十八年傳。尊謂霸。令制令也。關君長曰。總言穆文皆得成。伯業也。今秦數世
 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
 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
 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數色主反。下同。王于况反。下霸王能王同。○關君長曰。主疑作
立。蓋上文立尊成名也。愚謂是言秦不欲為穆文。而欲為帝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
 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為于
下為爾同。○攻其心。謂使之心服而已。形。謂土地人民也。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
 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
 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
 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會古外反。稽音雞。種

章勇反。○執禽謂執禽鳥而相見。居士位也。諸御謂諸執事之人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

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初差

佳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

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

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

火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此言東孟之會。聶政陽

堅刺相兼君。許異斃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

之眾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

也。刺七亦反。相息亮反。下同。○聶政刺相韓傀。兼中

也。斃而殪之者。蓋欲急救之。使之伴今日鄭君不可

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

過謀哉。言今日韓君不可得而為。懿侯之尊。雖貴如

不忠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

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

猶其尊襄王也。言桓公尊襄王。而已亦貴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

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

哉。言今日以秦為天子。不可得而為。周襄王之尊。雖

尊榮如桓公。吾不為尊秦云爾者。過也。此言韓王不明。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

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任音壬。○無他言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疊。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強國謂秦也。關君長曰。疊謂龜裂為兆。言有帝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愚謂以下言尊秦之利也。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考異

高本章首止火也。自為一章。題東孟之會。別為一章。今從坊本。坊本無而今之而字。諸臣

下無忠字。高本穆公上無秦字。無此皆之皆字。坊本成名作成王。暨作蹇。哀並作列。一本上今日作今日。高本下九合下無諸侯二字。曾本天子作天下。坊本為桓公下有然而二字。高本上無他下無也字。曾劉本今與強國下無強國二字。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為于偽反。說始銳反。鮑彪曰。役。役人。公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疏疎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言韓陰疎秦。而陽示親之。計之。以為非金無以見親。故賣美人以給之也。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

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

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賈音嫁。鮑彪曰：美

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止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

益明。言韓計之甚疎也。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

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

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說始說及內行之行。下孟反。○淫用，淫奢

之費用也，內行謂國中隱事。

考異坊本無然字，韓亡作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

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

之。公仲曰：諾。易以政反，內音納。○言魏與齊楚戰，勝則兵故，故取運易矣，不勝則魏自將內

運於韓，蓋韓與二國俱伐魏也。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

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關君長曰：攻猶攻否。公仲不攻齊楚

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恐立勇反。○齊楚恐韓魏合因叛韓而講於魏，故不告也。

考異坊本運作鄭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

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相息亮反，為有之為干偽

反，下為惡同。○莫之為之言無為善扁鵲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

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

計之也。惡如字，又鳥路反。○以所恐當作所以，言使韓不惡於秦，固不善平原，况善平原而反惡於秦乎。

考異

坊本章首無或字，願君作願公。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相亮反，說音悅，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為于偽反。○唐蓋秦地，關君長曰：韓侈在唐，且似非自說之言，疑侈謂間脫使字，侈今在秦，故云。秦王仕之為臣，與約事，言信之厚。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

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

之秦謂自唐之國都也，關君長曰：挾謂韓

寡人如是之權也。挾侈有秦也，恨蓋謂攻魏也，言何得挾秦以攻魏乎，愚謂伏於山中懼罪故也。秦王曰：何意

之。令力呈反。

考異

坊本無一入字。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

相息亮反，令力呈反。○蓋成陽與珉不善者，去韓之秦而過周也。謂韓珉曰：公以二

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

國。處昌呂反。○以猶以為也。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

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

為公患。為秦之為于偽反。○為秦去韓，謂下為秦善。去韓，因逐之，謂因二人在周而逐之也。且

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

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關君長曰：公之不善，謂下。收，謂二人而帥秦楚兵以臨齊，乃逐，更立相矣。

於齊者，謂求為齊相者，言不善，珉者，與下求齊相者，且收二人而帥秦楚兵以臨齊，乃逐，更立相矣。

考異 高本又作天，坊本君下無也字。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

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

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行下孟反。○納猶致，謂弗致莒於山

陽也，棘疑當作抑，音近而誤也。山陽君因使之楚。蓋使客之楚，說致莒也。

考異 坊本章首無或字，高本上不間有及字。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

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

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

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

公曰：未急何也？華胡化反，下同，相息亮反，使所吏反，○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猶云下是何

以公為王使乎，言不使他人。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言將變，而從穰

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

魏於華陽之下。令力呈反，敗必邁反。

考異 坊本王使作主使，公曰作公言，彼韓作使韓。

韓氏逐向晉於周。向舒亮反，下同。○使周逐之也。周使成恢為之謂

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
 晉於周也魏王曰諾為于偽反下同○有為晉成恢
 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
 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關君
豈如之句恐舊在之也下愚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謂道由也王失之王疑行

考異

高本無使字

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
 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
 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

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

費音秘令力呈反守手

為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言韓以縹為三川守

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天子

九里地名也是時七國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
 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惡鳥路反

考異

坊本九里作九重韓子作曰里房作彭韓作鄭

桓惠王

凡一章

建信君輕韓。熙趙教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

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為于偽反，從子容反，下從

則同。○建信君，趙人也。關君長曰：無而之而疑，作以以愚謂言趙國形勢有魏則存，無魏則亡，又不可無以

合從於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

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關君長曰：韓無趙魏之交，則秦必合之重

矣。言其為救援。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韓從則無秦而輕，橫

則有秦而重，則韓必不從輕矣。言韓必合秦。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鄆蔡

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

趙必亡矣。三川，韓地。鄆，魏地。蔡，邵皆近魏地。言秦韓合之害如此。故君收韓可

以無釁。釁，隙也。言趙合韓，則無為秦所伐之釁隙也。趙合韓，則自不輕韓熙，故令建信收韓也。

